

费加罗的婚姻

又名：狂欢的一日

人物表

阿勒玛维华伯爵——安达卢西省首席法官。

伯爵夫人——伯爵的妻子。

费加罗——伯爵的随身仆人兼伯爵府第的门房。

苏珊娜——伯爵夫人的第一使女，费加罗的未婚妻。

马尔斯琳——管杂务的女仆。

安东尼奥——伯爵府第的园丁，苏珊娜的舅舅，芳舍特的父亲。

芳舍特——安东尼奥的女儿。

薛侣班——伯爵的第一侍从武士。

霸尔多洛——塞维勒的医生。

巴斯勒——伯爵夫人的大键琴教师。

唐居斯曼·比利多阿生——代理首席法官。

两只手——法庭书记员，唐居斯曼的秘书。

法警一人。

格利普·索莱日——年轻牧童。

年轻牧女一人。

贝得利尔——伯爵的马夫。

庭丁一人。

不说话的登场人物

一批仆人。

一批乡下女人。

一批乡下男人。

地 点

离塞维勒三里路远的清泉府第。

喜剧人物的性格和服装

阿勒玛维华伯爵 要表演得很够贵族的气派，而又潇洒风流倜傥不羁。万不要因为他心灵的腐蚀而使他失去华贵的仪态。依照当时的风气，贵族们和一切女性周旋，一向采取开玩笑的态度。这角色很难表演得好，尤其是他在剧中是一个不能获得同情的人物。但是，卓越的喜剧演员莫雷先生表演这个角色时，表演得适如其分，使其他角色的特点都发挥出来，保证了这出戏的成功。

第一、二、两幕，他穿西班牙的古猎装，半长统靴。从第三幕到最后一幕，他穿一套极华丽的古装。

伯爵夫人 给两种矛盾的情绪激动着，只能显出被抑制着的情感或极有分寸的愤怒。尤其是不应有任何举动，在观众心目中削弱她的可爱的、贤德的性格。这角色是本剧最难表演的角色之一，曾给与天资过人的小圣华勒女士无限的光荣。

第一、二、四幕，她穿舒适的长袍，头上没有任何装饰。她待在家里，别人以为她害病了。第五幕，她穿上苏姗娜的衣服，戴着苏姗娜的高冠。

费加罗 对于担任这个角色的演员，要好好地嘱咐地，劝他象大散古尔先生那样深入钻研这一角色的精神。如果演员在这个人物身上看见的是别的东西，而不是那又快乐又带刺儿的理智的表现，尤其是如果他的表演稍微有点过火的话，他就会糟蹋了这个角色。依照著名喜剧演员普累维勒先生的意见，这个角色很可以发挥任何演员的天才，只要他能掌握住它的复杂的感情变化，努力体会它的性格。

他的服装和在《塞维勒的理发师》剧中一样。

苏姗娜 年轻姑娘，伶俐，聪明，爱笑，但和扮演堕落女性的演员那种几乎不要脸的嘻皮笑脸毫无共同之处。

她的服装，在头四幕，是一件束紧上身的白色短服，衣服和裙子都很讲究。她的帽子成为后来的帽商叫作“苏姗娜帽子”的式样。在第四幕的婚礼，伯爵拿一顶有长面纱、高羽毛、白丝带的帽子给她戴在头上。在第五幕，她穿着她的主妇的长袍，头上没有任何装饰。

马尔斯琳 聪明的女人，天性相当活泼，但是过去的错误和生活经验已经改变了她的性格。担任这个角色的女演员，如果使她的骄傲心情在很适当的场合表现出来，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提到第三幕母子团圆后所产生的道德上的高度，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这部剧本的趣味。

她穿西班牙保姆的服装，颜色朴素，头戴黑帽子。安东尼奥只能显出半醉的样子，醉态还渐减退，第五幕就几乎看不出他的醉容了。

他穿西班牙乡下人的服装，两只袖管拖在后面。帽子和鞋子都是白色的。

芳舍特 十二岁的很天真的女孩子。她的服装是：身上穿一件镶边的、有银钮扣的、束紧前胸的褐色衣服和一条颜色很鲜艳的裙子，头上戴着一顶有羽毛的黑帽子。这服装就是参加婚礼的其他乡下女人的服装。

薛侣班 这个角色只能依照老办法，请一位很美丽的年轻姑娘扮演。我们的戏班里还找不到一个年纪轻轻但相当成熟的男演员，能充分领会这个角色的细腻情绪。在伯爵夫人面前显得非常胆小，在别的地主却是一个在女人身上并不怎么老实的可爱的孩子。抱着惶惶不安和缥缈不定的愿望，就是他的性格的基础。他恨不得赶快到了结婚的年龄，但这也并不是因为有什么计划，有什么认识；他是不管什么事情，都喜欢参加的；总而言之，任何母亲心里也许都愿意有这样一个儿子，虽然她会因他而感觉十分

痛苦。

在第一、二两幕，他穿西班牙宫廷侍从武士的白色、镶银边的富丽服装，披着一件蓝色的轻外衣，帽子上有很多羽毛。在第四幕，他穿戴的女紧身、裙子、帽子等都和把他领进来的乡下女人的一样。在第五幕，他身穿军官制服，帽上有军队帽徽，还带一把剑。

霸尔多洛 他的性格和服装跟在《塞维勒的理发师》剧中一样。在这个剧本中，他也只是一个次要角色。

巴斯勒 他的性格和服装跟在《塞维勒的理发师》剧中一样。在这个剧本中，他也只是一个次要角色。

比利多阿生 该有那种坦然自在，很安定的神气，象个不再怕人的畜生。他的口吃不过是给他添加一些风趣，只让观众稍微有所感觉就够了。演员如果想在口吃上面寻找这个角色的噱头，就大错而特错，表演得不对头了。他整个儿妙处表现在他那尊严的身份和可笑的性格之间的矛盾上。演员表演愈不过火，愈显示出真正的演剧天才。

他穿西班牙法官的长袍，但没有法国检察官的袍子那样肥大，仅和僧袍的大小差不多。头上戴着假发，脖子上围着一块西班牙领巾，手里拿着一根白色的法杖。

两只手 和法官的打扮一模一样，可是白色法杖要短些。

庭丁或法警 克利斯班式的衣服、外套和剑。剑佩在一边，没用佩剑的皮带。不穿靴子，穿一双黑鞋。白色的假发

长而蓬乱。手执一根白色的法杖。

格利普·索莱日 乡下人打扮：长长的袖子，颜色鲜明的外衣，白色的帽子。

年轻牧女 服装和芳舍特的相同。

贝得利尔 穿短上衣和背心，束着一条腰带，带一条马鞭，脚上穿马靴，头上束着发网，戴着信差帽子。

不说话的登场人物 一部分穿法官衣服，一部分穿乡下人衣服，其余的穿仆人衣服。

剧中人物的位置

为了便利舞台表演起见，作者特意在每一场的开始，把各个角色的名字依照观众所看见的先后秩序写下。如果他们的位置在表演过程中有重要的变动，就在变动的时候，把他们的名字重新排列，在注上注明。保留舞台上的正确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事。如果忽略了第一次演出的演员所留下的传统的表演方法，很快就会产生全面松弛的坏习惯，表演方面粗枝大叶的剧团结果就走上毫无叫座能力的戏班的道路了。

第一幕

〔舞台布景是一间屋子，有半间的家具已经挪开；正当中放着一张病人用的大沙发椅。费加罗用尺量着地板。苏姗娜在镜子前面，把叫做“新娘帽子”的一束橙花戴在头上。〕

第一场

费加罗，苏姗娜

费加罗 765 十九尺宽，二十六尺长。

苏姗娜 喂，费加罗，看我的小帽子。这样您觉得比较好些吗？

费加罗 （拿住她的手）再好没有了，我的心上人。啊！让束象征贞洁的鲜花高高地戴在美丽姑娘的头上，结婚那天的早上，在丈夫的眼里，多么甜蜜呀！……

苏姗娜 （走开）你在量什么，亲爱的？

费加罗 亲爱的苏姗娜，我看看大人送给我们的这张漂亮的床摆在这里合适不合适。

苏姗娜 摆在这屋里？

费加罗 他赏赐给我们的。

苏姗娜 我，我决定还是不要。

费加罗 为什么？

苏姗娜 我坚决不要。

费加罗 究竟为什么？

苏姗娜 我并不喜欢这间屋子。

费加罗 你说出个理由来呀。

苏姗娜 如果我不乐意说呢？

费加罗 嘿！一个女人，她如果摸准了我们的脾气……

苏姗娜 要证明我对，就是说明我也会错。你到底依从我呢，还是不依从？

费加罗 府第里这样方便的一间屋子，你竟然不喜欢！这间屋子

正在两个大房间的中间，晚上，太太要是不舒服，在她那边按一下铃，噌的一下！两步路，你就到她的房间了。大人如果有什么吩咐吗，只要在他那面按一下铃，噤的一声！跳三跳，我就赶到了。

苏姗娜 这都很好！但是，要是大人清早按一下铃，打发你出去办一桩很费时间的事情，噌的一下！两步路，他就到了我的房门口，噤的一声！跳三下……

费加罗 你这些话是什么用意？

苏姗娜 你仔细地听我说。

费加罗 老天爷！怎么回事呀？

苏姗娜 就是这么一回事，我的好人。阿勒玛维华伯爵追逐附近的美人追烦了，他想回府第来，但是并不是回到他的太太那儿，而是看上了你的老婆，你懂吗？他希望这间屋子不至于阻碍他的计划。这就是那位忠心耿耿的巴斯勒，为他寻欢作乐极力帮闲的老实人，教我唱歌的高贵教师，每天给我上课时候，跟我说了又说的话。

费加罗 巴斯勒！啊，我的小宝贝！假如拿根棍子照某一个人的背上狠狠地打一顿，就可以把他脊骨揍得很直很直的话……

苏姗娜 亲爱的！人家送我那份嫁妆，你当做只为了你的勤劳，却没有其他目的吗？

费加罗 我出过不少力气，当然可以这么希望。

苏姗娜 聪明人是怎么傻呀！

费加罗 人家全这么说。

苏姗娜 但是谁也不信。

费加罗 那是他们都错了。

苏姗娜 跟你说吧：那份嫁妆是用来要我悄悄地答应他，单独和他在一起，待上那么一刻钟，就是原来贵族权利所要的一刻钟……你明白这件事不是好受的。

费加罗 我知道得这么清楚，假如伯爵大人结婚时候，没有放弃

那个无耻的权力的话，我绝不会在他的庄园内和你结婚。

苏姗娜 那个权力的确消灭了，他可后悔着呢。今天他正想在你的未婚妻身上偷偷赎回这个权利呢。

费加罗 （搓脑袋）我的脑袋受这一吓，吓软了，我的额头恐怕要长出东西了……

苏姗娜 那就不要搓它！

费加罗 怕什么？

苏姗娜 （微笑）如果长出一颗小疙瘩，迷信的人……

费加罗 你还笑，狡猾的女人！啊，如果有办法抓住那个大光根，骗他上当，把他的钱弄到我的口袋里面来！

苏姗娜 捣鬼和弄钱，这刚好是你的拿手好戏。

费加罗 我不是因为怕丢人才不干。

苏姗娜 那是害怕吗？

费加罗 干一件危险的事情，算不了什么；问题是怎样把事情办得好好的，而又能够安全脱险。因为，夜里走进别人家里，偷人家的老婆，因为这个挨一顿鞭子，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容易的了。好些浑傻子都这么干过。可是……
（里面按铃声）

苏姗娜 太太醒了。她告诉过我，要我结婚那天的早上，我是第一个和她说话的人。

费加罗 这里面还有什么讲究吗？

苏姗娜 爱神说，这样做就给被抛弃的妻子带来好运气。再见，我的费、费、费加罗。考虑一下我们的事吧。

费加罗 给我一个小小的吻，好打开我的思路。

苏姗娜 今天，给我的爱人！你倒想得不错！明天我的丈夫会说什么？（费加罗亲她）嗯，嗯！

费加罗 你不明白我对你的爱情。

苏姗娜 （脱身）讨厌东西，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不从朝到晚对我说你的爱情？

费加罗 （神秘地）等我能够从晚到早证明给你看，我怎样地爱你。（第二次按铃声）

苏姗娜 （远远地，把手指并拢放在嘴上）先生，这就是你想要的吻。我没有别的什么给你啦。

费加罗 （追她）啊！可是我给你的吻，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第二场

费加罗

费加罗 （自语）这个可爱的姑娘！总是笑嘻嘻的，显得那么活泼、愉快、聪明、多情、温柔！但是，多么守身如玉！（一面搓手，一面激动地走着）呀！大人！我的尊敬的大人！您想给我……给我当上？我也考虑过，为什么他让我当府第的门房，又叫带我上他的大使馆，派我去当送公文信差的？我知道伯爵大人的用意了！有三个人同时高升：您呢，外交大臣；我呢，政治舞台上的小兵；苏姗娜呢，随时应急的贵妇人，可以随便携带的大使夫人，而后我这个当信差的就该快马加鞭！当我这一边在拚命跑的时候，您那一边可就把我的美人带上一条美好的路上去了！我为了您的门第的荣耀，弄得满身是泥，腰竣背痛。您呢，不惜屈尊俯就，为增加我家庭的光荣而尽力！多么甜美的互惠互利呀！不过，大人你也不免太僭妄了一点。在伦敦，您又同时办您主人的事又办您仆人的事！在外国的朝廷上，您即代表国王又代表我！这里面有一半是不必要的，是太过分了。——至于你，巴斯勒！你这个光棍老兄呀！你这样班门弄斧，我要教训教训你，我要……不，跟他们不能太实心眼，让他们自相残杀吧。费加罗先生，现在应该小心今天的事！首先把你的婚礼提前举行，以防你的婚事出现意外，把马尔斯琳调开，她爱你爱疯了；把金钱和礼物弄到手；蒙过伯爵大人这段小小的春情。结结实实地打巴斯勒老爷

一顿，然后……

第三场

马尔斯琳，霸尔多洛，费加罗

费加罗 （打断自己的话）……哎，哎，哎，哎！胖大夫来了，这一回，婚礼可就齐全了。啊！你早，我的尊敬的大夫！你是不是为了我和苏姗娜的婚礼才到府第来的？

霸尔多洛 （蔑视地）啊！我的亲爱的先生，那是不可能的。

费加罗 假如是的话，那你就太宽宏大量了！

霸尔多洛 当然啦，而且还特别傻呢。

费加罗 我，我不小心曾把你的婚姻扰乱了！

霸尔多洛 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吗？

费加罗 我们真不该照看你的骡子！

霸尔多洛 （怒）你这臭嘴！给我滚开。

费加罗 你生气吗，大夫？做你这行职业的人心真黑！连对可怜的畜生，也和对人一样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再见，马尔斯琳，你老想控告我吗？

不相爱，就必须互相憎恨不可吗？

我请大夫评评理。

霸尔多洛 怎么回事？

费加罗 反正她要告诉你的。（下）

第四场

马尔斯琳，霸尔多洛

霸尔多洛 （瞅着费加罗下）这个怪家伙老是这副样子！我敢断言，除非活生生地把他的皮剥了下来，他到死也是个最狂妄无礼的浑小子！……

马尔斯琳 （拉他过来）到底，你来了，你这个让人厌恶的大夫！你总是这样又严肃又呆板，等待你来帮忙也许把人等死；难怪你以前不管怎样提防你的那位被监护人，人家

仍旧和她结了婚。

霸尔多洛 你老是又刻薄又好找寻人的短处！好吧，是谁要我必须到府第来不可的？伯爵大人有什么病吗？

马尔斯琳 不，大夫。

霸尔多洛 他那瞞人的伯爵夫人罗丝娜不舒服吗？谢天谢地！

马尔斯琳 她已经憔悴不堪！

霸尔多洛 为什么？

马尔斯琳 她的丈夫对她不关心了。

霸尔多洛 （高兴）呀，她那位好丈夫帮我报仇了！

马尔斯琳 我无法说出伯爵的性格：他又嫉妒又荒唐。

霸尔多洛 荒唐因为厌烦，嫉妒因为虚伪。这是用不着说的。

马尔斯琳 比如说吧，今天他把我们的苏姗娜嫁给他的费加罗。

为了这个婚事，他赐给费加罗很多好处……

霸尔多洛 是不是伯爵大人已经不能下场，必须要苏姗娜结婚不可？

马尔斯琳 也不全是，不过伯爵大人想偷偷地和新娘子欢庆这个良辰吉日……

霸尔多洛 跟费加罗的新娘？和他做这样的买卖，那倒一定能成功的。

马尔斯琳 巴斯勒说不会成功。

霸尔多洛 那个无赖居然也住在这儿？真是一窝！呃，他在这儿干吗？

马尔斯琳 做他做得出的任何坏事。最糟糕的是我发现他很久以来对我就发生了一种厌恶的爱情。

霸尔多洛 如果是我，我早就摆脱他的追逐了。

马尔斯琳 如何摆脱？

霸尔多洛 干脆和他结婚。

马尔斯琳 无聊的恶毒的捣蛋鬼，你为什么不用这个代价来摆脱我对你的追逐？难道你不应该吗？你还记得你当时的誓言吗？我们的小宝宝爱玛汝爱勒，你忘得一干二净一段

恋爱的结晶如今怎么样啦？有了这个结晶，我们早就应该结婚的了。

霸尔多洛 （把帽子脱下）你把我从塞维勒叫来就是为了听这些没用的话吗？你突然也犯起结婚的瘾来了……

马尔斯琳 好吧，我们不谈这个吧。但是，既然不能叫你讲理和我结婚，那么，最少你得帮助我和别人结婚呀。

霸尔多洛 啊！愿意得很。我们谈谈吧。可是，到底是哪一个天也不要女人也不要的男人？……

马尔斯琳 唉！大夫，除了那位漂亮迷人、可爱的费加罗，还能是什么人？

霸尔多洛 那个光棍？

马尔斯琳 他从来也不生气，老是那么一团高兴。用愉快心情对待现在，他不忧愁将来，也不后悔过去。非常活泼、豪爽、大方，大方得……

霸尔多洛 象个小偷。

马尔斯琳 象个贵族。总之，可爱。可是，他是一个最怪不过的怪物。

霸尔多洛 那么，他的苏姗娜呢？

马尔斯琳 那个狡猾的女人得不到他，倘若你，我的好大夫，肯帮助我让费加罗实现他答应过我的诺言。

霸尔多洛 在她结婚时候？

马尔斯琳 就是在结婚的前几分钟，也破坏得了。如果我不怕泄露女人们的一种小秘密……

霸尔多洛 对治病的医生，女人还有什么秘密吗？

马尔斯琳 呀！你知道，对你我是没有秘密的！我们女人是热情的，但是胆小，尽管有种迷人的东西吸引我们去追求快乐，但最冒险的女人也感觉她的心时有一种呼声在她说：“你要漂亮也可以，只要你办得到；你要正经也可以，只要你愿意；但是，你得叫人看得起，这是必须的。”那么，既然至少一定要叫人瞧得起，既然所有的

女人都意识到这是最重要的事，那么，我们先吓唬苏姗娜一下，就说要把伯爵答应她的好处给说出去。

霸尔多洛 这又能怎么样呢？

马尔斯琳 使她羞得没有脸见人，她就会继续拒绝伯爵；可伯爵呢，为了报复，他就会支持我反对她的婚姻。这样一来，我的婚姻就稳妥了。

霸尔多洛 有理有理。他妈的！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就让我的老管家妇嫁给那个无赖，他使过坏协助别人抢走了我的年轻情人。

马尔斯琳 （快语）他为了求自己的快乐就欺骗我，叫我失望！

霸尔多洛 （快语）他那时候骗了我那最令我心痛的一百块银币，不还给我。

马尔斯琳 啊！太痛快了……

霸尔多洛 教训一个匪徒……

马尔斯琳 和他结婚，大夫，和他结婚！

第五场

马尔斯琳，霸尔多洛，苏姗娜

苏娜娜 （手里拿着一顶女帽和一条大丝带，臂上披着一件女袍）和他结婚，跟他结婚！跟什么人呀？跟我的费加罗？

马尔斯琳 （尖酸地）干吗不？你跟他结婚得啦！

霸尔多洛 （笑）女人带着气说话真带劲！可爱的苏松，我们正说着，他娶着你，真好福气。

马尔斯琳 我们还没有加上大人呢！

苏娜娜 （行礼）你别介意，太太。你的话头里总有点刻薄味儿。

马尔斯琳 （行礼）你也别介意，小姐。我的话哪点儿有刻薄味？一位慷慨的大人和他的仆人分一点他赐给他的快乐，难道不是很公道的吗？

苏娜娜 他赏赐给他的？

马尔斯琳 是的，小姐。

苏娜娜 太太，幸亏你的醋劲儿是任何人都了解的，你对费加罗并没有什么权利，也是任何人都知道的。

马尔斯琳 小姐，假如依照你的方式巩固一下我的权利，我的权利早就可以变得很牢靠了。

苏娜娜 啊，太太，这种形式就是才女们的形式呀。

马尔斯琳 孩子已然不是个孩子了！她纯真得象个老法官！

霸尔多洛 （拉开马尔斯琳）回头见吧，我们的费加罗的美丽的未婚妻。

马尔斯琳 （行礼）大人的机密情人。

苏娜娜 （行礼）她很敬重你的，太太。

马尔斯琳 （行礼）将来她愿不愿也赏我脸，稍微疼疼我，小姐？

苏娜娜 （行礼）至于这方面，太太你没有什么可以求我的。

马尔斯琳 （行礼）小姐你真是漂亮的姑娘！

苏娜娜 （行礼）什么话！不过足够让太太你难受的。

马尔斯琳 （行礼）特别是非常叫人看得起！

苏娜娜 （行礼）管家婆才让人看得起。

马尔斯琳 （怒）管家婆！管家婆！

霸尔多洛 （拉住她）马尔斯琳！

马尔斯琳 咱们走吧，大夫，我真是受不了啦。再见吧，小姐。
（行礼）

第六场

苏娜娜

苏娜娜 （自语）去你的吧，太太！见鬼去吧，你这个又迂又酸的东西！我既不怕你捣鬼，也不屑听你的辱骂。——看这个老巫婆！因为她读过书，太太在小时候受过她的折磨，她只想在这府第里作威作福。（把手中的袍子扔在一张椅子上）我连我要来取什么东西都想不起来了。

第七场

苏姗娜，薛侣班

薛侣班 （跑上）啊！苏松，我在外面等了整整两钟头，希望这些人走开，好和你谈一谈。唉，你结婚啦，我呢，我打算离开这儿了。

苏姗娜 我结婚怎么会使大人的第一侍从武士离开这个府第呢？

薛侣班 （可怜口吻）苏姗娜，他让我走。

苏姗娜 （模仿薛侣班的口吻）薛侣班，一定是你干了什么荒唐事儿！

薛侣班 昨天晚上他在你的表妹芳舍特家里看见我，我正在教她练习今天庆祝晚会她要表演的天真女郎那个角色。他一看见我就气得不得了，他对我说：“滚出去，小……”我不敢在女人面前说出他那句脏话。“滚出去，从明天起就不许你待在府第里。”如果太太，假如我的美丽的教母劝不了他，那就没用了，苏松，我将永远没有福气看见你了。

苏姗娜 看见我！我？又轮到我了！那么，难道你暗中叹气短叹不是为了我的主妇吗？

薛侣班 啊！苏松，她那么高贵！那么美丽！但是她架子多么大。

苏姗娜 这就是说：我架子不大，你就能够对我大胆……

薛侣班 你很清楚，坏东西，我是不敢大胆的。可是你多么幸福呀！时时刻刻都能看见她，和她说话，清早替她穿衣服，晚上帮她脱衣服，把别针一个又一个替她拿下来……啊，苏松，我宁可给……你拿着的是什么？

苏姗娜 （讥笑地）唉！是一顶幸运的帽子和一条幸福的丝带，它们夜里紧紧贴着美丽的教母的头发。

薛侣班 （兴奋地）她晚上里扎头的丝带！把它送我吧，我的心肝呀。

苏姗娜 （收起它）嘿，那可不行。——“我的心肝！”多么亲密！如果他不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孩……（薛吕班把丝带抢过去）啊！这条丝带呀！

薛吕班 （围着大沙发椅转）你说把它给忘了地方，说把它弄脏了，说它弄丢了。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苏姗娜 （跟着他转）啊，我可以说不，不出三四年，你就会变成一个最无耻的小无赖……你把丝带还给我吧！（她打算把丝带夺回来。）

薛吕班 （从兜里掏出一张歌谱）留下给我吧！啊！苏松，把丝带留下给我吧。我把我的歌谱送给你。以后我想起你的美丽的主妇，感到不愉快的时候，你的回忆会变成我唯一的快乐，会令我的心感到舒畅。

苏姗娜 （把歌谱接了过去）你的心感到舒畅，小贼骨头，你认为你是在跟你的芳舍特说话吧。你在她家里被人家逮住，你想追求太太；这还不算，你还跟我胡缠！

薛吕班 （兴奋）我用人格担保，这是真的！我甚至不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这些日子，我觉得我的心异常激动。一看见女人就心跳，一听见爱情和肉欲这些字眼，我就坐立不安，心神不定。反正，我需要对人：“我爱你。”这个需要对我是那么迫切，我竟然自己一个人也说，往花园里跑着的时候也说，和你的主妇说，和你说，和树说，和云彩说，对把我那些无的放矢的话和云彩一起吹散的风也说。——昨天，我看见马尔斯琳……

苏姗娜 （笑）哈哈哈哈哈。

薛吕班 为什么和她就不能说？她也是个女人，她也是个姑娘！姑娘！女人！啊！这些名词多么甜美，多么有味道！

苏姗娜 他疯了！

薛吕班 芳舍特温柔极了，最少她听我说话。你可不温柔，你！

苏姗娜 我非常抱歉！听我说，少爷！（想把丝带夺回来）

薛吕班 （转身逃走）啊，得了！你看，你抢不回去的，除非把

我的性命一起拿去。不过，如果这个代价你还不满意的话，我再加上一千个吻。（他转过来追她）

苏姗娜 （转身逃走）我给你一千个耳刮子，如果是你敢走过来。我去太太那儿告你一状；我非但不替你求情，我还要亲自对大人说：“大人，这事情办得太好了。替我们把这个小鬼头撵走，把这个小坏蛋送回他的爹娘家去吧。他表面上装作爱太太，还变着法，老想拥抱我。”

薛吕班 （看见伯爵走进来，惊慌万状地跳到沙发椅后面）这下我可完蛋了。

苏姗娜 瞧你吓成这个样子！

第八场

苏姗娜，伯爵，薛吕班（藏着）

苏姗娜 （看见伯爵）啊！（走近沙发，挡住薛吕班）

伯爵 （向前走）你非常激动，苏松！你自言自语，你的小心好象乱得很……不过，这也难怪，象今天这个日子。

苏姗娜 （不知所措）大人，您有什么吩咐吗？如果有人看见您跟我在一起……

伯爵 倘若有人闯进来，那就太扫兴了。但是，你知道我是多么关心你的。巴斯勒不会没对你说你爱我吧。我只有很短的时间跟你说说我的心事。你听着。（坐在沙发椅上）

苏姗娜 （激烈地）我什么也不想听。

伯爵 （拿住她的手）只说一句话。你知道国王让我当驻伦敦大使。我让费加罗跟我去，我给他一个很好的位置。既然当妻子的职责是嫁夫从夫……

苏姗娜 啊，我如果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

伯爵 （把她拉近点）说呀，说呀，我的亲爱的。你完全有权利支配我一辈子，今天你就使用这个权利吧。

苏姗娜 （害怕）我可不要这个权利，大人，我可不想要这个权利。我请您离开我。